



崔嵬乾坤

吴昌硕

则天皇帝系列之二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崔嵬乾坤
则天皇帝系列之二
吴 因 易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河北望都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13.5印张 336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
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 定价：6.00元

ISBN 7-80505-292-1/I·272

内 容 介 绍

这是作者继《宫闱惊变》等唐宫四部曲后，奉献给读者的又一系列唐代历史小说。

《则天皇帝》系列历史小说以闻名中外的中国唯一女皇帝武曌为主要人物。作者以酣畅的笔墨，生动传神地再现了从贞观末期到武曌夺后位、登帝位、改唐为周、周又变唐这段历史。成功地塑造了中华千古唯一女帝的神韵风采。

《崔嵬乾坤》为《则天皇帝》系列历史小说的第二部。

本书紧接上部，描写唐高宗李治继位后，虽有贞观老臣辅佐，终因怯懦乏才，内则皇室权臣心怀叵测、外则异邦强邻覬覦日渐，使贞观之世难乎为继。

鬼使神差，情人佛殿重逢；六宫新院，奇女子再誓前盟。一夜间神虎佐羊，中外惊诧莫明。乾坤大谜，谜里乾坤，区区女尼，终成堂堂国母。但这结局，却是多少刀光剑影，多少锦囊妙计，多少的血和泪，多少暴雨狂风，以及无休止的艰险较量所造成！但，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。

目 录

- 一、怎一个哭字了得……………(1)
- 二、英灵附体? ……………(23)
- 三、谜里乾坤 (上) ……………(45)
- 四、谜里乾坤 (下) ……………(67)
- 五、追命符到皆难逃……………(88)
- 六、一个女子称帝
 一个女子谋后位……………(109)
- 七、险兆频现……………(131)
- 八、慈母魔爪……………(153)
- 九、妖娆煞星……………(174)
- 十、修罗地狱……………(197)
- 十一、一文一武妙语联珠……………(218)
- 十二、仁者刀……………(242)
- 十三、投之以桃报之以李……………(261)
- 十四、大唐高宗永徽六年十一
 月丁卯朔……………(279)
- 十五、猴戏庄严……………(302)
- 十六、獬豸与柔猫……………(325)
- 十七、风满楼……………(346)

十八、不轨·····	(367)
十九、实录·····	(390)
二十、政归中官·····	(408)

一、怎一个哭字了得

大唐贞观二十三年，即公元六四九年，五月己巳，李唐社稷的第二代君主李世民，在骊山之颠的翠微行宫驾崩去世。

即将登极的太子、大行皇帝第九子李治，时年二十一岁。若依大行皇帝遗诏，太子应在行宫枢前即位，处置军国大事，不可稍停。无奈二十一岁的储君，一见父皇死去，即扑入舅父长孙无忌怀中，双手紧吊着国舅颈脖，恸哭欲绝。国舅见状，一手抱着储君，一手拭着自家眼泪，然后把李治扶到御榻旁的绣墩上坐下来，自己和褚遂良、上官仪朝储君跪下，哽咽着奏道：“请殿下为社稷暂止哀恸！”

谁知太子听了，不仅未止号哭，反而又一下吊在近旁的褚遂良颈脖上，哭得晕了过去。

长孙无忌怔怔地望着一味哭泣的外甥，沉重地长叹一声，对中书令褚遂良、秘书郎上官仪交换了一个忧患的目光，然后伸出手

来，为储君拭着泪，说：“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托殿下，事到眼前，殿下岂可效匹夫之类，唯有号哭而已么？”

舅父的提醒，更令储君喘不过气地、重新大哭起来。

国舅见状，自然而然地，回忆着现在软囚在均州的濮王李泰和曾被大行皇帝夸奖过、准备代李治而入主东宫的吴王李恪。他们两人中任何一人主掌东宫，面对此情，都不会像九儿这样无能的。说不清是后悔还是庆幸，国舅的神情也显得有些恍惚起来。

“太尉！”长孙的反常神情被褚遂良察觉到了，他轻轻以肘碰着国舅之肘，悄声呼唤他。

“只有秘不发丧，将大行灵柩运还京师后，再请太子于柩前即位了。”上官仪也凑上身子，对国舅耳语建议。

国舅又长叹一声：“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虽说才初夏五月，但因久旱乍雨又乍晴，气候也显得格外闷热。皇帝遗体用窖冰堆护着，也在近晚时散发出缕缕怪味。三大臣命内侍长官王伏胜领着尚乘官佐们安排大行皇帝的特殊马舆；命掖庭丞王伏灵把嫔妃们全部领出翠微宫，依照高祖驾崩后的处置：有生育者仍回后宫养老，无生育者去感业寺待度出家。

第二天，庚午，继宫嫔们上路返还长安之后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，守中书侍郎来济，兵部侍郎韩瑗也率飞骑、劲兵及旧将千人，护送太子先行返还京师。此作一则是依制度常仪行事，二则也免哭号不止的太子引起百官猜疑，三则可由于志宁等三臣子为稳定京师、发布丧诏作好预备。

结果，太子骑从行至灞桥驿前的会昌畿县县境，又昏迷不醒，于志宁只好吩咐来、韩二人在会昌驿馆中看护储君，自己返回京师安顿。

第三天辛未，侍卫如同平素那样，护卫着天子乘坐的玉辂銮

车，由指南车、记里鼓车、白鹭车、鸾旗车、辟恶车、皮轩车等六乘属车前导，安车、耕根车、四望车、羊车、豹尾车、黄钺车等六乘属车殿后，在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皇室贵胄、文武百官的伴随下，浩浩荡荡护驾返銮。来济、韩瑗眼见大驾将至会昌，也顾不得太子尚在迷朦中，即下令用肩輿抬着李治，急返京师。当太子一行由于志宁迎入大内时，载着大行皇帝的马輿也已从玄武门进入大内，按照预先的安排，把皇帝的灵柩停在两仪殿中。

“谨遵大行皇帝遗诏，要太子于灵柩前即位，军国大事，不可停阙。”在护卫森严的两仪殿中，中书令褚遂良焦急地对国舅说，“但太子却不能节哀自持，太尉要思一开导之策才好。”

“是啊，万一天下闻知，只怕……”守中书侍郎来济也忧心忡忡地插进话来，长孙无忌用烦恼的目光阻止了他的插话，同时用这烦恼而疲惫的目光环顾着褚遂良、于志宁、上官仪及来济、韩瑗等，声音嘶哑地说道：“太子仁孝，诚为守文明主，诸公且去太极殿安顿明日发丧诸事，不必为太子担忧。”

在两仪殿阶送走五大臣后，国舅自己却仗着王伏胜的扶持，才重新跨入两仪殿堂，在靠近灵柩右旁的檀木雕墩上坐下来，紧接着，他像瘫了似的，整个身躯如湿透了的棉絮那样，软软地搭托在灵柩边沿。细心的王伏胜知道这是因心力交瘁所至，一面悄声吩咐近侍为国舅准备药汤，一面示意其余守灵宫人，避在殿外侍候。

“太尉！……”

“伏胜，你还记得贞观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之事么？”王伏胜正欲宽慰太尉几句话，不想应着自己呼唤、抬起头来的长孙太尉，却反而唤着自己，骤然问道。

王伏胜努力回忆着，也未能从脑海中打捞起一丝答案来，他困惑地摇摇头。

是啊，只怕连兼知皇帝起居的褚遂良，也不能回答这年，这

月，这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令他，天子至亲，皇帝股肱永难忘怀的事。

而他，却永难忘，永难忘，这年，这月，这日。

贞观十七年四月十一日，是大行皇帝生前亲谒祖庙的日子，也是大行皇帝绝无仅有的一次谒庙之举。

皇帝谒祖庙，又称“亲飨庙”。不仅表示对祖宗的追悼，而且还有奏报成功，或自责于列祖列宗灵前之意。自李世民登极以来，忙于贞观之治，几乎从未安排过此项仪典。以至朝野间颇存腹诽，连监察御史马周也于贞观六年上疏说：“陛下践阼以来，宗庙之享，未曾亲事，遂使大唐一代之史，不书皇帝入庙之事，将何以贻厥孙谋，垂则来弃！……”言下之意，如果皇帝如此对待祖先宗庙，后辈儿孙效法行事，成何体统！

但马周的疏本进呈后，又若许年过去了，皇帝仍不行亲飨庙之仪，直至距今六年前的贞观十七年，在发生震惊中外的齐王谋乱、太子承乾被废、魏王李泰同囚谢豹园、改立今太子李治入主东宫不久的四月十一日，皇帝才入庙亲飨。

那年，那月，那日啊……

形如枯槁的李世民，乘着玉辂车，来到祖庙，百官乘马侍从于庙外。当皇帝独自拜入祖庙不久，便从庙内传来撕肝裂肺般的号哭声！

文武百官，又尤其是长孙无忌等大臣贵戚，被皇帝的号哭震慑得神色惨变。但因为天子亲飨祖宗灵前，颇有秘密祷告腹心之事的意味，故陪驾进庙的，除褚遂良这位兼知天子起居的史官外，其余百官概不能入内。这一来，长孙无忌等也就只有心悬意急地朝庙内张望，而不能更有所谓了。

皇帝这一哭，像山洪骤发，既狂且猛；似梅黄雨水，淅沥难住。有几次，长孙都忍不住要撩袍闯入庙中，还是彼时尚在人世的宰相房玄龄、舅舅高士廉等发觉了，用目光止住了他。

“今上方才?……”

“今上方才，为向先祖谢承乾之过。”

好容易捱过了那令人颤怖的时刻，皇帝由近侍们搀扶着，重登玉辂车。长孙无忌迫不及待地，向褚遂良打听。

“为谢承乾获罪之过!”

听了褚遂良的解释，长孙无忌喃喃地重复着这话。话意未尽，然而提问者不能再问，回答者也不敢再答。试看前朝历代君王飨庙，史官都只记次数，不见内容，便知就连称为“实录史笔”者，对此也讳之甚深。再问再答，只怕就要获罪于天子了。

但国舅却分明意识到，在立东宫新主仅四天的今日：贞观十七年四月十一日，皇帝破天荒的谒庙大哭，只怕除了向祖宗忏悔对先太子失于教诲而外，还在哭诉新立储君非人。而这储君，却是他和褚遂良等，一手拥立的！这是猜测么？不久，在敕选良家女充实东宫、太子上表辞之时，皇帝就明确对他说道：“雉奴懦，公劝我立雉奴，恐不能守社稷，奈何！”接着表明：“吴王恪英果类我，我欲立之，何如？”

听了皇帝的腹心之言，国舅应证了数月前猜疑并非无据。又是他，再一次劝阻了皇帝废九儿，立三儿的念头……

六年过去了。在祖庙中长哭不止的皇帝，应是仍带着六年前积郁于心的忧患，魂归祖庙；而由自己赞许、拥立的“真守成良主”太子李治，却只会哭昏过去，连枢前即位也一时难以完成，还说什么一刻不可停阙地处理军国大事！遗诏罢辽东之役，停土木之功。但皇帝一死，只怕辽东数国的战乱更会加剧，而西域一带原存不臣之心的诸国，也将会因新主的怯懦，睥睨中原。大行皇帝昔日长哭，为的是长子不肖，九儿怯懦；即将登皇帝位的九儿今度长哭，更在印证自己的无能怯懦。这社稷，这江山，怎一个哭字了得！……

王伏胜觉得国舅徐徐立起的身躯，变得硬朗起来了。

长孙无忌离开灵柩，离开两仪殿，朝殿后的玄静堂缓缓踱去。高祖李渊御笔亲书的匾额下，门楣后，珠帘轻垂。恍眼望去，似乎大行皇帝还戴着白纱皇帽，穿着退朝常服，在长大的御案后，批阅着堆积如山的奏章。渐渐地，那身影分明变得清晰而生动了，那慑服群臣的目光，略为下凹的双颊，苍然而仍透着赳赳雄风的髭须，不仅历历在目，连那充满疑虑的声音，也朗然震耳：“吾如治年时，颇不能循常度。治自幼宽厚，谚曰：‘生子如狼，犹恐其羊’。希望他稍壮后，或胜于今？”

“老臣，当尽心辅佐新主……”不觉间，国舅敛袖恭立，对着堂门帘内，回奏出声。王伏胜在国舅身后，见国舅这奇异举止，惊愕地张着口，怔怔地望着国舅。

长孙无忌却并无察觉，他仍在喃喃回奏：“陛下免虑！太子殿下明日在柩前即位后，臣等，定要辅佐他，如陛下一般英明果断，万邦慑伏……”

而在他的心中，已在急切地打算着，如何把怯懦如羊的新主，变为爪锐齿利的狼、虎。

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壬申。

一夜之间，大唐西内正朝堂太极殿内外，被白绫白绢缀成的旗幡、哀花所淹没；皇城上空，被钹鼓笙箫奏出的哀乐所充斥。中书令褚遂良，对跪伏在朝堂内外的皇亲贵胄、文武百官，四方使节悲恸难抑地宣告：“当今皇帝陛下业已大行！奉遗诏：太子即位。军国大事，不可停阙；平常细务，委之有司。诸王为都督、刺使者，并听奔丧，濮王泰不在来限。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。……”

“呵！”

“呵呵！”

“哇！……呜！……”

中书令宣告之声越来越嘶哑细微，而殿内殿外的惊呼恸号之声，却哄然大作。文武百官，尚拘于庙廊制度，多伏地恸哭，只见冠盖颤摇，袍服耸动。而外邦异国入仕朝廷者，及奉命入朝朝贡者数百人，一闻丧报，竟捶胸跺足，呼天抢地的狂号悲哭起来。其中，突厥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，将军契苾何力等数十人，乍闻丧报后，竟去抢夺殿前卫士的佩剑、戈矛，朝面目上乱戮、狂刺，以至耳裂腕断，鲜血洒遍殿阶。

正被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上官仪、来济、韩瑗、柳奭等大臣扶往大行皇帝灵柩前即位的太子李治，虽经国舅再三叮嘱，要节哀持礼，但到底也未忍住哭号，此时却被殿门外出现的这一异常剧烈的悲哀狂举所震慑，傻瞪着双眼，不再号哭了。褚遂良却发急地悄声奏道：“殿下当宣诏制止彼等，不然……”

“公速速去宣诏罢！”国舅不待中书令奏毕，便焦急地催促他出殿阻止业已越来越多的悲恸得发狂的人们，再有毁身之举。中书令这才会意到此刻的新主根本不会有什么主意，于是急急撩袍挥笏，直奔殿外而去。

殿门外外族异邦臣子们的哀恸举动，使长孙无忌感慨万端。辅佐大行皇帝的贞观老臣中，除尚在叠州都督任上的英公李世勣外，就剩下自己了。试忆贞观之初、高祖武德末年时的天下大势，真有不胜沧桑之慨！彼时，高祖初奠李唐基业，虽为泱泱大唐天子，曾对突厥拱首称臣。直到武德九年，在发生举世闻名的“玄武门兵变”、大行皇帝初受位不久，突厥颉利可汗还大举进兵，直至渭水便桥之北。颉利可汗所遣心腹执失思力上殿，对新君李世民傲然通告：“今我可汗将兵百万，已至城下，陛下当善谋之！”

面对突厥使臣的恫吓，登极不足半月、年方二十九岁的皇帝的反应却大异乃父。“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，赠遗金帛，前后不计其数。汝可汗自负盟约，引兵深入，于我无愧！汝虽戎狄，亦有

人心，何得全忘大恩，自夸强盛，我今先斩汝以儆汝可汗！”

方才还旁若无人、傲然抗礼的使臣，被新君如电的目光，如雷的声息，如山倒的口敕所慑服，竟一下跪伏在地，惧而请罪。这是李唐王朝的朝堂中，丹池内，惊怖跪下的第一位突厥使节。目睹此情，不要说房玄龄、杜如晦，肃瑀，魏征等文臣，就是赳赳武夫，常年驰骋于生死场中的侯君集、程咬金、尉迟敬德、李世勣等开国元戎，也无不目含泪光，深感于新君大扬了军国之威。

虽经肃瑀等奏请李世民，仍优礼遣返来使，但皇帝却对文武道：“若仍优礼遣还，颉利会以为我君臣仍畏惧他邦，愈肆凭陵！当先囚于门下省，待朕擒获颉利后，一同论罪！”

接着出现的事态，更令阖朝文武、甚至太上皇李渊也目瞪口呆。囚执失思力后，李世民命长孙无忌、侯君集、尉迟恭、秦叔宝、程咬金等元戎各领兵马于玄武门候令，而他自己，却仅带高士廉、房玄龄等六骑首先出了玄武门，来到渭水岸畔。颉利可汗见使臣久不回报，心里已自狐疑；现在见新君挺身轻出，更为疑惧。

“朕与汝面结和亲，馈赠金帛财宝无数，何以深负盟约，兴兵作乱？”

朗朗发问声，飞越渭河，直达彼岸。早就风闻秦王神武的突厥各部人众，像被半空骤击而下的雷霆所震惧，竟纷纷下马，朝对岸罗拜。部属的惶恐伏拜，使颉利自己成了一座基础悬空的危堤，也快要溃毁于瞬间了。

是长孙无忌等诸军相继出现在玄武门外，加速了危堤的溃塌。金鼓三催，六军盛陈。新君从容地勒缰挥鞭，安排着恶战。而对岸的五狼头图案的旌旗，却在同时收卷着，正是其势汹汹而来，抱头鼠窜而去。

当天，颉利又遣使请和。新君恩允，重斩白马，结盟于西渭

便桥。颉利引兵而归……半月后，颉利遣使献马三千，羊万口。而新君并不受领，反而更赐金帛，多方抚慰。

……恩威并用，不贱狄夷，正是大行皇帝一统宇内百族，成为英名远播的“天可汗”的因由。如何让自己身边的新君也如大行皇帝那样使天下倾心臣服呢？不知为什么，国舅此刻却毫无来由地重又想到尚在均州、不得入京奔丧的四甥儿李泰，以及此刻也立在皇室列中的三甥儿李恪……

“启奏殿下！阿史那社尔，契苾何力等蛮夷君长等数十人恳请杀身殉葬！”中书令褚遂良拭着满额汗珠，焦急地回奏。太子闻奏，却把目光对着国舅那有着花白髭须的嘴唇。

“不可不可！”国舅心里念着，“都是社稷骁将啊！”嘴里急急地阻止着。

“但彼等说，不如此，不能报答大行皇帝知遇隆恩啊！”中书令也点着头，又转达着阿史那社尔等人的恳求。

“转谕他等：先旨不许呵！”

一直怔着的太子听舅父说出“先旨不许”四字，才叹口气，咕噜道：“幸好父皇先就知道他们要杀身殉葬呵。”

正要返身宣谕的中书令，一听太子这话，懵了，竟止步回头问道：“大行皇帝陛下先就知道？那我怎么……？”

言下之意，是我身知大行起居，怎么也未闻知此事呢？

国舅知道外甥的呆话，把精明的中书令也引得糊涂了，又怕殿外闹出人命来，只好皱着眉催促中书令：“事到如此，不过便宜从事罢啦！登善公！快宣谕去吧！”

“便宜从事啊！”中书令这才恍然大悟，挥着牙笏朝殿外而去。

“舅父！父皇怎么就会预先知道这种事呢？”咕噜着的太子，又好奇地挂着泪水，问长孙无忌。

“殿下就一心专注地准备柩前即位吧！”国舅心绪很乱，见问，

口吻间不耐烦地回答了一句，就朝上官仪、来济、韩瑗，柳奭等大臣示意着，把储君重新向停放灵柩的殿中扶去。

经中书令宣谕“先旨不许”，阿史那社尔等终于因“君令不可违”而放弃自杀殉葬之请，但他们又改请为守陵奴，要终生侍奉大行皇帝的魂灵。对此，长孙无忌等宗室大臣也认为绝不可允。大行皇帝虽然去世，辽东之役虽然诏令停歇，但辽东必然更不宁静，而包括吐蕃在内的部落也会重萌轻慢中国之心。因之，阿史那社尔等还得为新君扫尽狼烟前驱马首，不能以守陵奴终此一生。经过计议，决定将突厥颉利可汗部属的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、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、突厥乙弥泥孰候利苾可汗属下的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思摩、突厥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、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、吐蕃赞普弄赞、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、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、龟兹王诃黎失布毕、于阗王伏闾信、焉耆王龙突骑支、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盛智、林邑王范头黎、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等十四位君长雕为石像，排列于昭陵北司马门内，既可表示诸君长长奉大行皇帝之意，又可永远向世间昭示大行皇帝对中华、诸狄夷视之如一的豁达胸襟及一统百族的丰功伟绩。

据此，大行皇帝的葬礼定于八月庚寅举行。

贞观二十三年六月甲戌朔，即六月一日，被史书称为高宗的大唐第三代君王李治，在西内太极正殿即皇帝位，宣告大赦天下。

李治登极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由舅父提醒：按大行皇帝秘敕，把贬往叠州的李世勣召到洛阳，升为特进、洛阳宫留守，并检校洛州刺史。同时，根据避“讳”之制，凡犯大行皇帝名讳者都应改名，英国公也就更“世勣”为“勣”，成为李勣了。数日后，李勣又同国舅一道，分别授以重任：长孙无忌以太尉兼检校中书

令，知尚书、门下二省事。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接着新皇帝就出现了第一次失误。长孙无忌不愿被陷在太细的政务中，在受命后奏请辞去“知尚书省事”。皇帝任命，是照褚遂良和上官仪拟的文稿宣布的。舅父认为不可，他也就认为不可。不可吗，免去此项也就罢了，谁知他却套用惯例，允准辞去知尚书省事时，又令舅父：“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”！

依本朝制度太尉为三公之位，为正一品。正一品的太尉却仍“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”，把品秩弄得个尊卑倒置！当下满朝文武闻敕就不知皇帝所云者何。长孙无忌已知又是宝贝九甥儿走神“想当然”所致，心里着急，场面上却不能再有混乱，于是他也只得捧着牙笏，撩起紫袍，和李勣一道跪在朝堂：“臣谢陛下隆恩！”退朝之后，在两仪殿玄静堂中，国舅却沉着脸奏请皇帝“应熟悉典章制度，语勿轻出。”皇帝诺诺连声。在先帝驾下称臣近三十年的国舅，曾被李世民当面品评为“善避嫌疑，应物敏速，决断事理，古人不过；而总兵攻战，非其所长。”决断由面前的九甥儿入主东宫、今为天子，是他；因这决断的结果，将是今后军国大政的决断，要赖他作出！这应该是他始料所及的。如果大行皇帝也敏锐地预感到这一点了的话，那“善避嫌疑”四字不知将改为甚么字了？国舅想到此处，只觉背上汗毛乱炸，也无心再责备皇帝，就快快地辞君出宫了。

望着舅父那终于远去的背影，年轻的皇帝才当着近侍宫人们的面，长长地吁出一口气。但这气还并未畅然吁尽时，王伏灵却又来奏报一事，把更多的愁烦之气倒贯回他的“龙体”中：“陛下驾返何宫？”

原来在上朝前，王妃和肖妃都曾遣本宫女官奏请他下朝之后，临幸掖庭宫和贤宁院。掖庭宫，现为王妃宫院；贤宁院，眼下是肖妃的院落。

依制，原太子妃王氏，只待大行皇帝下葬成礼后，便要册为皇后。下朝之后，自应与六宫之主相偕燕乐。但一想到皇后那模样，皇帝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国舅那阴沉的面庞，实在不愿在如牛负重之后，又去那毫无趣旨的六宫正院啊。

贤宁院中的肖妃就不同了，不仅能歌，善舞，并且还有个小女儿，那小女儿才呀呀学语，居然都会喊“父皇”了！……另外，还有一种朦胧的意念，使他总是挂记着贤宁院，那里，曾是两位先帝宠幸的才人居住的地方……

“陛下？……”

王伏灵的再度奏请，把皇帝纷乱的思绪搅得更乱了。朝堂上事事都有人给自己拿主张，而朝堂后这烦恼又当怎样处置，才能使自己畅快地吁出一口气来？

“启奏陛下！高阳公主宫门候宣！”

驾返何宫尚无主意，内谒者监又来到玄静堂，奏报高阳公主见驾！皇帝一听自己这位异母姐姐求谒，只觉得额角又胀又疼，两眼也黑晕乱飞！

高阳公主原本是先帝宠爱的女儿，正因为宠爱，这位公主从小就骄横任性。连她的兄长们，包括三哥李恪、四哥李泰，都要让她三分，像老九这种怯懦的小弟弟，她可没少欺负过。她最坏的兴趣就是强夺别人喜欢的东西，夺过手她又不当回事地乱扔、乱赐人。开初，小九弟为了保住一张小宝弓呵，一匹小马驹呵，被这位姐姐东一巴掌，西一足头教训过；后来，他玩什么，一见高阳公主来了，就赶紧主动出让。说也怪，这法儿使公主根本兴不起喜欢他那些玩意的兴头，所以也就不去强夺他的东西，也少用巴掌、足头教训他了。后来他出阁置官了，当晋王了，而高阳公主也下嫁给宰相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了，他才总算不常见这位阿姊了。但这位阿姊虽出了嫁，仍旧喜欢去兄弟们的王府玩儿，也仍旧见了人家喜欢的东西就强要去。老九后来取代大哥，入主